

汪德偉譯述

城中鬼域記

城中鬼蜮記目次

第一章

却婚

第二章

獲券

第三章

入城

第四章

遇救

第五章

露蹤

第六章

奪券

第七章

藏券

第八章

露情

第九章

逼婚

第十章

救家

第十一章

失女

第十二章 被誘

第十三章 寄書

第十四章 奪囚

第十五章 被焚

第十六章 路遇

第十七章 阻婚

第十八章 得報

第十九章 喪母

第二十章 訪女

第二十一章 破產

第二十二章 情妒

第二十三章 破奸

第二十四章 團圓

城中鬼域記

原著者美國愛得娜溫飛爾

杭縣汪德偉譯

第一章 却婚

一女郎臂挾一筐。中實鮮花。自山中小徑而來。口唱山歌。向山頂欹斜之老舊屋。款款扣扉。蓋女郎至山中。摘鮮花返也。

女郎貌極婉麗。一綰青絲披背後。作黃金色。爲風飄動。絲絲皆有春意。

女郎行時。目籃花而自語曰。嗟哉余母。不幸淪爲牛乳傭。終日操作。安有息肩時。春風徧大地矣。美景良辰。徒呼負負。蓋當此春日。余母又將從事於整理居室。分外勞苦。必望余隨事相助。余久未吸新鮮空氣。今日竟去工作。然余母苦矣。返時當力作以助之。余母見此鮮花。其必稍慰勞倦也。顧一念及堂上之苦況。則又眉結不展。行未數武。又曰。今日不知白克司得甘格將來催逼押款事否。彼人粗魯不文。舉動無禮。余實恨之。彼時常就余問起居。面作鸛鵲笑。愈形其醜。余尤不願與之多言也。

母親常勸余優容之。否則彼或將逼迫償欠。噫。余甚望我父速返。了却逋負。則余必有以處此儉矣。

女郎且行且思。迨抵通衢。女郎返舍。應於此轉灣。

女郎轉身。向大道行。忽見迎面來者。不禁目定神驚。足趑趄不前。顫聲微吁曰。噫。魔鬼。彼何以來此。則返身向來徑而奔。

來者爲一無賴。其暴行爲合村所共知。見女郎之返奔。則亦如兔起鶻落。惟恐稍縱。卽逝者。斯時女郎心急足違。纖趾忽陷小坑中。因顛仆。掙而起。則無賴已行近。勢必不能逃。

女郎知無倖。乃閉目不言。忽聞有物猝然飛擊。中無賴眉間。女郎睜目。見一石如拳大。落無賴身旁。

無賴爲石所中。勢極猛。乃頓足不敢前進。

斯時女郎忽聞路旁樹叢中有人呼曰。女郎向此來。女郎聞聲。足力陡健。趨而往。見

有一少年立其中。方僵身欲拾第二石擲無賴。

無賴出不意。第二石已飛至。中其額。無賴痛極。乃狂呼而逃。其聲若鬼號。林鳥皆振翼飛去。

女郎見無賴去。驚魂稍定。轉身向少年謝相救之惠。

少年莊容致敬而言曰。未知此儻能不復返尋仇否。待余往偵。

少頃。少年返曰。幸逃去矣。且見二鄉人持繩杖追逐。必不敢復返尋仇。女郎可無患。言時。又鞠躬行禮。

女郎微睨少年。竊驚其美。且眉宇間光采煥發。氣概極英武。

女郎利辭敬答曰。謝上帝。彼人去矣。今日非君之援。則必見窘於此儻。

少年曰。稍効微勞。何足稱道。余極願長相助也。敢問芳名。余名奧司格格來漢。

女郎曰。予名梅爾特來滑得福。然閭村均以梅麗呼予也。女郎言時。露兩行齊整之齒。其白如雪。

梅麗乎。余思此名。與美人極相稱也。卿居何處。離此近否。

女郎答曰。兒居卽在彼嶺上之紅屋中。余當卽速還家。否則勞余母懸念矣。

少年曰。若蒙女郎許可。余當相伴。少年隨言。俯拾一魚鉤。魚數尾。挾而向女郎曰。無賴或將重返。余不願見女郎爲彼僮所窘也。

少年言時。極婉轉盡禮。女郎乃不忍卻之。且中心感激。聞是言兩頰緋紅矣。

奧司格爲城中望族。素嫻於禮。女郎一見知之。心竊以爲平日未嘗遇如此文雅之美少年也。

言畢。女郎傍少年而行。芳心跳躍不已。然女郎亦不能自知其所以然。

兩人行近紅屋。少年又問曰。女郎長住此間乎。曰然。少年曰。卿曾一至城中否。曰。兒生長鄉間。未嘗入城市。然余極願一擴眼界。少年曰。余自支加哥來此。作假日游。一二日間。仍返故居。倘女郎他日或至支加哥。則我兩人行再相見。

言未已。已近女郎居。少年與女郎握手。女郎又謝曰。今日甚感君相救之惠。他日君

再蒞此。余甚願接談。少年答曰。他時有暇。當重訪卿。言畢。鞠躬返身。向小徑去。女郎亦向屋行。

少年行未數武。乃立叢薄間返顧。自思曰。美哉此女郎。其豔麗乃如春野之鮮花。且舉動自然。風雅多致。尋常交際社會。安得遇之。

少年遙望。至女郎之影爲樹影所遮。方返身行。心中殊戀戀。及返寓所。情緒都無。游獵之興。索然而盡。方寸間惟滿貯一亭亭玉立之小影。從此二人之情魔起。此女郎後來將長伴此少年。中間且歷無數奇險之境。爲此書增無數波瀾。

女郎行近紅屋時。已見白克司脫甘格坐室中。故與少年別。否則或將延少年入室。而餉以鮮乳一杯。以盡鄉俗好客之誼。甘格在。少年之不幸也。

時甘格臨窗而坐。與其母談。色甚慍。甘格者。愛而姆鄉間之資本家也。

甘格之狀態。女郎見之而震。甘格之位置。大足奪頃者無賴之席。故前事遂擱置腦後。心中省省。惟此甘格先生。

女郎慘然進舍。繞至廚下。乃聞其母述己之名。又聞甘格起立。奮拳抵几。大聲言曰。咄。滑德福夫人休言此。余不願聞。毋再饒舌。

其母作哀懇聲曰。甘格先生。請息怒。梅麗尙幼穉。未曾與世接。恐……

其母言未畢。甘格厲聲止之曰。速閉爾口。余已告爾。余不願聞此言。余之所求。於爾最爲有益。且爲救急之一法。此事可聽爾女擇之。嫁余則已。否則速離此。二屋歸余。無第二策也。

梅麗聞言失色。頭暈欲仆。乃急依一椅以自持。

斯時甘格驟見梅麗。似露駭狀。少頃。乃復故容。而謂之曰。女郎在此矣。余等正覓爾也。言時復作鷗鷺笑。欲與梅麗握手。女郎悚然却步。卽泠然微語曰。甘格先生。適曾述余名。未知因何。

甘格獰笑。答曰。梅麗。爾後可勿呼余爲甘格先生。白克司脫稱我可也。梅麗不應。惟曰。爾乃所答非所問。

甘格曰。然。余曾述爾名。實告爾。余夢想久矣。今余將娶爾爲婦矣。

梅麗曰。否。嫁爾乎。爾不必夢夢。梅麗言畢。轉身見其母斜倚榻上。容色黯淡。梅麗之母。貌極溫柔。此時乃面白如紙。且有淚痕。乃問曰。母親。彼究何因而作此言。

其母泫然言曰。甘格先生索舊欠五百金。否則當以此屋爲抵。彼已待至五閱月。今不肯再假時日。奈何。

甘格僂言曰。爾所言未盡。余果索償。然並非不肯稍緩。惟允我一事足矣。

梅麗喑曰。允爾一事。卽余嫁爾乎。

甘格曰。爾言是矣。梅麗乎。自余妻亡後。中饋久虛。無人料理家事。今……

斯時梅麗挾憤氣止之曰。敬謝爾。爾欲余爲爾之牛馬耶。余知爾前妻蓋爲爾迫令力作而死也。梅麗言時。其母欲止之。梅麗乃顧母言曰。此非兒之讐言也。質言之。寧爲牛馬。毋爲甘格妻。

甘格則又忍氣爲最後之辨護。謂余前妻之死。詎由逼迫。彼自貪懶。且不知足。其實

婦人嫁我。均享安樂。余欲娶爾。爾當感謝。奈何不自量。竟以不情之言語相餉耶。梅麗曰。爾言如糞土。速去休。毋汙吾耳。

第二章 獲券

斯時梅麗則掉頭不顧。以示決心。甘格怒視之。而無如何。則又喃喃自語曰。爾必不嫁我乎。貧家女乃不識金銀氣乎。抑爾將待公爵聘爾乎。

梅麗曰。毋多言。速去休。予將來委身必非爾。梅麗言時。目注地。心中似有所思。甘格聞言而哂曰。女郎嫁人。得衣食足矣。余之所求。於爾家實有益。爾當知之。梅麗答曰。否。甘格先生。余寧一世孤守也。

甘格曰。女郎勿固執。爾當憶余告爾母之言。

其母聞之。悲不自勝。梅麗見之。乃亟至母旁。以纖臂挽母頸而慰之。少休。問曰。母亦不願兒嫁是人乎。

其母沉思半晌。哽咽而答曰。如爾必不願。則勿嫁之。兒乎。余等將不知淪落到何等。

地位。宿逋未償。爾父又未知何往。今彼將轉售此屋。以抵逋負。然則余等將無以爲爲家。

梅麗聞之。乃長嘆。亦知母氏之劬勞而困難也。而甘格者。富而不仁。專以削窮民爲事。且又倚勢欺凌人。故梅麗明知萬無嫁彼之理。顧實逼處此。則姑正辭。顧甘格言曰。予父未返。爾豈應乘此凌我母女乎。予父已償爾六百元。其餘應俟其返。吾家豈食言而肥者。

甘格曰。二月前。爾母曾以此詔我。迄今消息浮沈。我將何從而責償。

梅麗曰。予等以未審老父蹤跡。音書遲滯。或爲郵足所誤。然余料我父不日返矣。曰。然則女郎亦知爾父至波斯頓之故乎。滑得福夫人代答曰。果然。然彼曾囑予弗告人也。

甘格聞之。憤然而起行曰。余亦不願多饒舌。余意已悉告爾矣。又捉梅麗之臂而言曰。爾當覆我。以明日爲限。否則余將以此屋售人。爾時勿悔。語畢。取帽及鞭出屋。至

繫馬處。超乘而去。

梅麗俟其去遠。乃謂其母曰。彼人將實踐其言乎。語時。俯身跽母旁。其母慘然搖首答曰。我親愛之女乎。此事恐不免。甘格固以金錢爲性命者。梅麗泣曰。然則嫁彼乎。余實不能也。言時體顫動若經風之秋樹。

其母曰。余亦不責爾之不願。彼實非兒匹。然彼果售此屋。則予等何歸。

梅麗曰。母親。兒寧願入卑田院也。所苦者母耳。余家竟無餘錢償欠耶。曰。此時家中僅存三十元矣。烏有餘錢。曰。兒甚怪父一去不返。且杳無音信。外祖父之遺產究已得乎。滑德福夫人泣曰。爾父或罹禍矣。席產者或忌爾父。而飲之以刃矣。梅麗聞之呼曰。母親速勿言此。兒寧願父不得產。安然而返。言時起身曰。兒將爲母備午餐。餐畢再議可也。曰。余尙不饑。梅麗曰。母且視此可愛之鮮花。余將插之花瓶。意父親若能挾祖父之遺產而歸。則甘格之債可償。此外供花之几案。藏花之室宇。與夫賞花者之衣服。且將煥然改觀。而今烏有。則亦等諸幻想而已。言時神色至慘沮。

其母聞言乃曰。談及衣服。余憶之矣。老來司丹忽適來此。言其家今晚開跳舞會。賓客極衆。欲延兒往與會。余甚願兒蒞會。然無合式之衣服奈何。

梅麗答曰。兒亦無心赴會。顧言雖如是。心知應去。故午後。乃徧翻衣篋。尋合式之衣著。青荷之鏡。黃竹之箱。女兒心理。往往如是。且老來司甘忽爲梅麗之舊同學。平素甚莫逆。梅麗不蒞會。則司心不歡。

是夜之會。爲巧合會。例用合式之披肩。並以合色之領結配之。蒞會時。以領結共置大袋中。各少年乃自袋摸一枚。如拈鬪然。拈畢。卽與御此領結之女郎。跳舞共餐。梅麗家小閣中。置大篋一具。各種雜物飾品均貯其中。梅麗乃傾筐倒篋。冀得一豔色之領結。

篋大而重。且貯物多。梅麗不耐檢點。則覆於地。瞥見有物。其光耀目。蓋一洋鐵盒也。盒蓋已破。見中置文件。紙色已變。姑取一閱。就窗下驕陽之光線而一讀。讀未數行。忽狂喜。持之下閣。狂奔至母側。大呼曰。余母余母。兒尋得外祖父之遺囑。

矣。

其母曰。梅麗。是烏能得。遺屬何在。速示余。其母足雖跛。猶勉強起立。梅麗答曰。兒翻舊篋。乃不意於洋鐵盒中得之。兒父當時何不向彼中覓之。兒意父未曾思及此。母答曰。兒乎。余意爾父未曾及此也。

滑德福夫人自梅麗手取閱文件。讀半晌曰。是矣。據文件言。則居支加哥之約翰白克蘭。實管理此產之大份。

梅麗曰。約翰白克蘭係何人。

母曰。彼曾爲爾外祖父之律師。噫。苦爾父矣。若爾父持此往支加哥。則得產甚易。亦不必再往波斯頓。虛此一行。且多糾纏也。

梅麗曰。然則余等可函告約翰白克蘭否。

母曰。余思親往見之爲妙。蓋余向知白克蘭生性奸詐。極難對付。

梅麗聞而語曰。兒僅願此時能向白克蘭先得償白克司脫甘格之款。卽足矣。忽又

曰。若兒親至支加哥。或可得此款乎。

母曰。兒乃能隻身赴支加哥耶。彼城市中人。類多奸詐。殊不似吾鄉間人之易與。梅麗鼓勇言曰。母過矣。兒非孩童。何至受欺。兒知兒必能得之。母足跡。決不能去。舍兒自往。則別無可信託之人。

母曰。兒豈不知赴支加哥。計程乃二百里耶。如此遙遠。兒烏能去。

曰。乘火車僅五小時即可至。請母允兒去。兒久欲一覩城中景象矣。

母又曰。然兒必不知何以對付白克蘭。彼性奸詐。予終慮受彼之欺。

梅麗答曰。母乎。兒自當小心謹慎。請允兒去。母亦知所需已急乎。彼代余家管理如此鉅款。則區區四百金。焉有不肯應付者。

互議一小時。滑德福夫人知舍此無他道。乃決議令梅麗攜遺囑文件。於次日赴支加哥。

梅麗一心此事。故跳舞會及甘格之舉動。均置不爲意。

夜間。梅麗勉與跳舞會。依例將領結置大袋中。是夜與會者甚衆。老來司丹忽夙昔好客。故是日亦有自支加哥來者。不僅鄉間人。

最奇者。是夜與司格亦與此會。而尤奇者。則與司格所拈之領結。卽梅麗所御者也。梅麗認結後。與司格乃大喜曰。天又使余爲卿之伴矣。梅麗聞之。羞上於頰。

梅麗含笑謂與司格曰。惜余之領結不豔也。

少頃樂作。梅麗纖腰。乃爲與司格所抱。怡然無忤色。而隨大衆跳舞。

跳舞畢。與司格乃挈梅麗至旁室坐而言曰。密司滑德福跳舞嫻熟極矣。余生平未見其匹也。

梅麗答曰。君實較予佳。余固未嘗嫻此。

與司格低語曰。此可見卿之天資。亦猶卿之不假脩飾。天然美麗。余何福得遇卿。惜余將於今夕離此。與卿作別。予甚戀戀也。

與司格言時。乃力握梅麗之手。情色甚殷。梅麗則微語與司格曰。余！余明日亦將